

我昨晚夢見

• 劉寄奴

我昨晚夢見我就這樣倒下來了
就這樣倒下來了，倒下
如一座蒼老的山

毫無預感的半夜，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死了？
還是忍着滿口滿嘴的血活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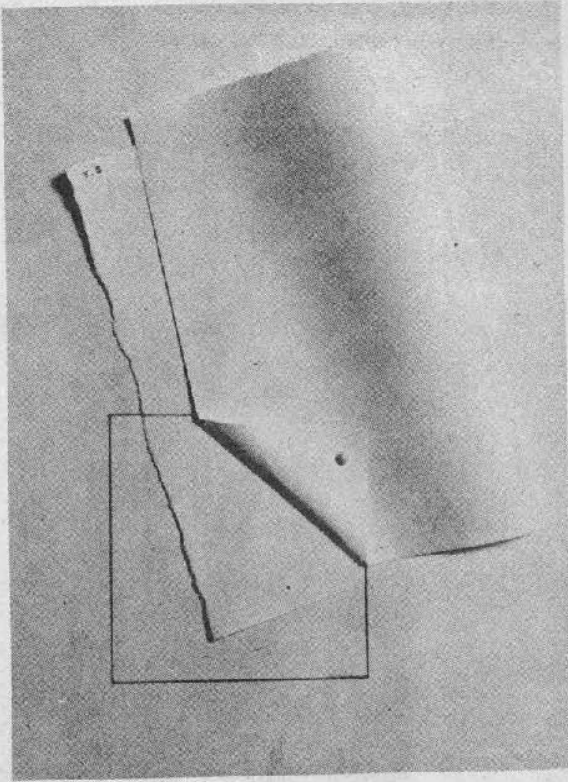
至於我生不帶來而死又不帶去的是什麼
連自己也不曉得
也不曉得我的死
竟是這年代一顆動盪的驚悸
迴波流轉

我墳前矗立的十字架竟又譜出孤獨而單調的身影
看看前生來看我的朋友有多少
他們又奉獻了什麼給我
還帶不帶琴來
焚一束詩香給我

或者閉目頷首，為我禱告一闕
苦澀的經文，是伊們生前時常讚頌的

暮然回首，看見我墳上竟然也獻上花園
凄苦的花瓣哭泣着
縮夜的雨露

1987年5月初稿
1988年重修



祭——給華姨

• 夢揚

三柱香
啞着鹹鹹吟香燭燭不散
為昨日陽光留一地
黃花零落

夢裡有夢不盡長亭恨事
當火殘燄的焚亮
那年哀哀哭傷憐仁的旌燈
不經意的雲便滑入
企圖假寐
但孕胎三年仍靈潔如淚的
回憶

繞盞內妳的笑靨
閃住這些日子來角場
屬於翻版的舊事底夢
而今清明已過
祭辰，冥誕全不知不覺又溜過
一頁頁透明的日曆

只是一路
仍有許多瑣碎掛在眼緣
隨車的新歲醒醒
埋在墳碑下行的重重心事

綠盡山頭的草
皆為滿我們憶念的風簾
這期墳，據說每條竹籤
皆插滿風風雨雨的人生
或許這是機會
蒲蒿土
就讓我問問紙灰中的風泣

夢裡可有十里長亭
若談另一世界的傳奇
於妳 於我

戊辰九月初三稿
(華姨 逝於丙寅六月十九日)

作者來信

羅胡先生：
寄來的《蕉風月刊》訂閱單已收到，這裏謝了！

其實我找《蕉風月刊》，也有一段時日了。所以想找這本月刊，主要是因為聽說它乃星馬的文藝刊物，而我希望一睹星馬近來文藝的動向，久矣！

偏處此地，想獲得一部像樣的文藝刊物，似乎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一度，我很想知道大馬老一輩的詩人，如黃昏里、方鐵真、溫瑞安等是否仍寫詩不礙？尤其是溫平君的評論是否有結集出版，他是否仍寫出一些令人擊掌的水準之作？等等問題。而十年前，張樹森編《大馬新銳詩選》的那一代詩人，也似乎已沉寂不知所終了。

我到過圖書館尋找，但除了那些早為人所熟知的三十年代部分五、六十年代的舊作之外，一進入七十年代，便成切斷之現象。我不知道本國文藝作者出版自己作品是否都捐贈全國各州圖書館？若沒有，我想那肯定是一項損失。古晉圖書館？我不曾到過，不得而知。

即使最近在本地的商人書展，對於本地作品的展出，量方面不能說多，而且亦無可避免地局限於數十年前的舊作。較具水準和代表性的著作並不多，倒是某些流行性甚大的通俗小說充斥全室。

不過，還好這兩年來，大型台北書展的蒞臨，倒使人不勝慶幸。事實上，對於一個文藝荒僻的本地來說，勿寧是天降甘露之事，因此，在當時，即使手頭甚緊的情況下，亦忍痛買下六百多頁之鉅的《創世紀詩選》，以求一開眼界。

但是，由於此書作者繁多，所以各別作者的詩作所佔篇幅便不大，而且尚有許多想預見的詩作並未出現，憾甚！同時，那些名聲卓著，如余光中、楊牧、痲荻、黃用羅等詩人，進入八十年代的詩作不見，《余光中詩選》中作品至八一年即止）使人頗感懷疑，他們是否仍繼續創作。像楊牧，他的詩風是否仍依然如故，是否仍喜歡以大量植物入詩等問題，都無法獲知。有者，被編入的詩作却嫌過少，讓人無法盡興，像方華、方捷便是。方華的《稜拜》集聞名已久，至今却只讀過他零星星星的幾首短詩，無法盡窺全貌，遂因欲入無門，而猶耿耿於懷。而在此選集中，方華被編入的唯一詩作，却是一首非散文，非羅青潤之仿體詩的東西。

因此，我倒十分希望《砂撈越星洲詩社》能在烽火副刊中，刊載一個類似《文藝短訊》的介紹短文。以詩社同仁的熱心，與詩社的方便，每一期皆撥出一小片的田地，刊一則數百字的文字，能為介紹目前星馬港台的文藝訊息。或者介紹某位名作者的近作，風格變異等等。當然也不妨介紹一些曾引起騷動的舊代表作，我相信本地的文友，對於尤其港台的著作所知並不甚詳，有者甚且是一無所知的。像羅悠于近期在《詩花利刊》中的詩風便有頗大的改變，我想，這都有一作介紹的價值罷。如白先勇的小說《骨灰》也是一篇不多得佳作，文友所知者相信不多，能一閱者那就更少之又少。以上所述，雖然是我個人的一廂願望，不過，我倒真希望星洲詩社認真考慮，且能負起這包重擔，讓我們砂州原本欠收的文田，恢復新綠，讓我們的作者眼光更遼闊、更敏銳。這不僅是作者之幸，亦是砂州文壇之幸矣！

希望我的願望不致落空！
祝安好！

陳禮生上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四日

一瓣淡檸檬

每次夢裡，你總踩過疊滿零碎月光的相思樹林間，向我走來，輕攬住我與我共舞共吟詩。何以今夕竟如斯冷清？

曾經那樣小心翼翼地塑造一個美的圓，圍住你和我，我穿着古典的長裙，垂散着長髮，靜伏於你膝間，靜靜地傾聽那一遍遍自你手中拉出的絃音，如今何以緣已淡？

走時不向我道再見
說不離開我
還是離開了我

去年八月清晨，一份來自百哩以外純真的友情和陽光，一齊湧進窗內。這暖和我何等的想長留住，却也難留著它。

你是經過太多波折的孩子，我了解你。所以縱然你已悄然回身，向另一方向走去，我仍不忍說恨你，小米。

重來到這卅哩外的碧湖，是你對我撒下第二個沉默的日子。我的心沒有點點凝結。我只是想將一切我曾擁有過的，都拋到湖心，讓一切沉澱湖底。此時，我願我能歸向寧靜。

若我歸去，我願灰化。然後撒於海中，化著點點泡沫映著斜陽餘暉淒涼的逝去。

小米。若你有情，就不該在以後的清明時節，將千里以外帶來的一束鮮花，只是歸葬於海。

你不應該。若你有情。
小米，若你有情。你不應該。

若你我相逢算是清芳純白點點檸檬花，那麼分離便是其苦味的檸檬果。

寄予你一瓣，在海彼端的你，小米。

霧的日子

淡漠是好霧的，他說。
而我走進淡漠。
若霧真濃時，誰將我走出霧外？

晨早推開第一扇窗，燭目的就是一林烟雨。而愛雨的凄美恐是另一個年代的陳述了，在自己。

我開窗拿衣服，媽媽說下雨也要出去？我點點頭，跟那個男孩約好的，不想失信。（而又有誰會對自己守過信？）這個約是我訂的，我竟然神聖地約起人來。九點到橋頭載我，而且還擺一擺架子。一定來。他說。其實不來我也是要出去的。我將錢將信塞進口袋。信是拖得太久了，總該寄出去，不知這收信的孩子有沒有在等我的信？我是必須禁止這遲來的步伐。若說我不該，倒不如說他以一個錯的姿態叩我門扉。於是一切美不起來。

走出門口，媽媽問怎麼不撐傘？我望望連綿的雨將雙手伸進袋裏無言地走入其中。我沒有傘。要傘做甚麼？我又沒有為自己撐傘的人。別的女孩總是懂得如何裝扮自己如何放射自己美麗的光芒。像她。十五歲就描眉胭脂指甲油嬌嬌的音響。而我只有T恤，牛仔褲。淡漠的聲音。如此而已。

雨弄濕我好長的髮，說你也不會相信。我居然要這樣淋着雨去守候他來。總不能讓他到我家裏來。那次在茶室，喝着F & N。是將別時刻。他把要着瓶子說有一天去你家。去做什麼？我睜着眼。去看妳。有什麼好看？我淡淡地笑了起來。我分不出他是真是假。而有一天，會否真有這一天？那會是怎樣的一天？呵，一切均是太遠了。我是再不能輕易地為那夢幻的色彩而迷惑，而大家對他均不會有好印象的。十足的頑皮。想想以爸爸古得珍貴的腦袋將有什麼反應？姐姐就說這種男孩愛情沒保障。愛情保障？我啞然失笑。

下巴士時，雨是停了。走上橋頭，我說不出心裏的感覺。除了空漠，而橋的另一端，有人等我。為什麼我不感覺一季春日花的繽紛，告訴我，為什麼？

人世間

砂撈越星洲詩社
文藝雙週刊
42
P.O. Box 1280,
93726 Kuching.

讓我們砂州原本欠收的文田，恢復新綠，讓我們的作者眼光更遼闊、更敏銳。[好一個令人振奮的殷殷期望！美里的陳禮生文友捎來一封長信，我們特地刊登出來，因為這信見證了一個事實：在砂州許多地方，文藝資訊嚴重缺乏，許多年青作者難以接觸各地的名家作品，久而久之則無法把文學視野擴大提高。文學的煙火有賴於年青的一輩延續與發揚，年青作者的才華則還須依靠好書好作品來引發推行，而若我們的年青人一直處於貧乏的文學環境，則我們的文學前景不會令人樂觀。有時想想也覺得難過，像《蕉風月刊》這樣一本純文藝刊物，在大馬出版已有廿多年了吧，但目前還不能在砂州的書店買到，而陳禮生文友在砂州第三大市鎮的美里，要找這本月刊竟也找了許多時日。這封信也讓我們看到，一個熱衷於文藝的午

青作者，對好書好作品是如何地渴求。文學創作是很個人的職業，很難去「教導」或「傳授」。文學創作須要作者自己進入作品中吸收與醞釀，而後方能有所發揮。詩社只是幾個曾經受過或正在受着文學的朋友組織起來的小團體，人力財力都十分有限。我們有心做的，實際上也是要為砂州的讀者與作者提供更廣的文藝資訊，以期引發更多更有深度的本地創作。至於《文藝短訊》之類的介紹文章，我們一直都在熱切盼望各地的作者來稿。有時也夢想，假如詩社開放一個小型圖書館，讓文藝朋友自由借書，也提供一個地點讓文友自由交流，那就多好多！要不，就先讓各地文友通過副刊，自由交流，則將後我們的眼光應該會更遼闊更敏銳吧！

(羅胡)